



“李家坑的田野调查”



在环溪楼讨论家谱的几位老人，左起李志岳、李行完、李志平、吴瑞芳、李行耿。

当长途旅行不被推荐，宁波近郊的寻幽访古成为许多市民的周末首选。

行走古村落，有一份隐形名单可供推荐，那就是由国家多部门联合公布的“中国传统村落名录”。该名录是在冯骥才先生倡导下为推进传统村落保护而立，2012年迄今，已公布五批，宁波上榜村落共28个。

传统村落自有魅力，然一直以來，很少见诸文字记载。常见抒情散文多，实际记录其人其事的“干货”少。2015年开始，宁波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周静书在冯先生建议下启动《宁波传统村落田野调查》创作计划，广邀著者，旨在以一村一书的方式为古村落建档立案。目前，一至三批公布的18个村落写作已基本完成，不久前列入2020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。

传统村落的田野调查如何展开，哪些部分最值得关注？近日，记者跟随李家坑村一书的作者吴瑞芳，去找了下“方法论”。

村落及其观察者

海曙区章水镇李家坑村，地处四明山心，早年以漂流出名。漂流关闭后，在美丽乡村建设方面颇有心得。村内规整的鹅卵石路、古桥小溪、保留较完整的被称为“通转”的宅院及其被赋予诗意的名字“与鹿游”、“环溪楼”、“奠厥攸居”、“千祥云集”等，往往给抵达这里的人留下深刻印象。

李家坑村是保存较完整的传统村落，而其“年纪”其实不大，明正德年间始有人居，李姓人则在清代初年方抵达这里。比起四明山更多始建于宋元时期的村落，李家坑只能算是“后来居上”。

接到任务前，吴瑞芳对李家坑算不上熟悉，也没有什么亲缘关系，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，他因参与过数次非遗项目的田野调查而被委以重任。且确定由他写作时，已70岁高龄。

也许是因为常年锻炼，身体素质好，吴瑞芳对完成这项任务很有信心。从2016年12月5日开始，他以惊人的毅力，每隔一月进一次山，每次在山上住一晚，次日返回。如此十余趟，完成了对李家坑村原始资料的收集。

为保证格式的统一，周静书为这套书拟定了大框架，分为村落风貌、自然遗产、生产生活、物质文化遗产、非物质文化遗产、乡贤英才、发展规划等几大目录，由各位作者采集信息，往里面填内容。

每次进山，吴瑞芳都会带着特定题目，有意识地收集内容，回家后再做整理，笔记做了一本；还自掏腰包，购置了一台索尼相机，学习摄影。因为去的次数多，吴瑞芳熟悉从他所住的洞桥到李家坑每趟公交的班次，盘山公路上每座山头的名字。而今，许多村民见到他，都会熟络地招呼，“吴老师，你又来啦！”

李家坑“五老”

光有诚意不够，做田野调查需要地利与人和。很幸运地，吴瑞芳第一次进村就结识了可以说是最了解李家坑的四位老人：今年77岁的李志平、82岁的李行完、85岁的李行耿、77岁的李志岳。

历史性调查，老人是最大的宝。当这四位受过教育，为传承家谱、修缮祠堂、保护庙宇出过大力气的“四大金刚”齐刷刷出现在吴瑞芳面前的时候，他好像看到了书籍完成的希望。

李志平是村里的“老书记”，对家风家训、乡贤名人知之甚详，堪称“李家坑活字典”。其为人正直，很有威信，吴瑞芳每次进山，都住在他所居住的环溪楼。

李行完是个老农民，对传统工艺非常熟悉，非遗调查中如炒茶工艺、烤羊尾笋工艺经他口中说来，尤其活灵活现，内含学问。

李行耿是以前村里的会计，热心细致有文化，今年清明村里刚获得的一册光绪刊本《四明李氏宗谱》就在他家里保存。清人姚燮有李家坑诗一事，也是他告诉吴瑞芳的。

李志岳是教师出身，家里三代都是教书人，是当地传承耕读文化的代表。

每每夜宿环溪楼，吴瑞芳常呼朋引伴，请他们几位前来叙谈。月光下，记忆深处的往事由他们娓娓道来，时光凝练平和。

走访中，还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知道有人在打听老故事，有一天，住在“千祥云集”的92岁老人李旭初拄着拐杖颤颤巍巍来找吴瑞芳，同他讲了祖宅上梁时，有喜鹊来做窝被视为祥瑞，故而为宅子取名“千祥云集”的故事。李旭初还告诉他，李家坑通往柿林的“唐古岭”，很可能是“道冠岭”的误写；“明山谷”原始叫法应是“鱼鳃谷”，李家坑历来有形似鲨鱼头的比喻，而此山谷的位置正好出于鱼鳃处。

这次聚会后不久，李旭初就去世了。如果没有他戏剧性的出现，这些细节与故事恐怕就永不为人知了。

挖掘与收获

古村落之所以受旅行者的青睐，不仅在于古老的砖墙刻下了多少斑驳的痕迹，还在于其中人们的生活处事常唤起我们对吾土吾乡的回忆。所谓乡愁，亦源于此。

刻在李氏家庙的楹联“克勤克俭，唯耕唯读”，是李家坑村最重要的家风。村里至今有李氏书塾“善教堂”一座，为1868年，李圣良、李圣恩兄弟捐田50亩创办，有光绪年间善教堂义塾碑记一块。光绪时，书塾课程除了国文、尺牍及应用文写作，还增加珠算、音乐等，在当时非常少见。主管教育的官员奖励给学堂一架风琴，在100多年的山区，已响起悦耳的琴声和歌声。

相较建筑学科测量图绘、考察建筑的文物价值，田野调查的长处与优势便在于与“人”的这些交流。构成文化记忆的部分，除了物质层面的记录，也有生于斯长于斯那些可亲可爱之人代代相传的口传心授。

据吴瑞芳了解，李家坑附近流传最多的两条民谣是“出门三条岭，饭包挂头颈”，出门只有唐古岭、燕岩岭、蟹坑岭三条古道，一走大半天，言其地处深山，交通不便；“杖锡无六月，扪拢就落雪”，意思是说山里温度低。杖锡与李家坑不远，气候相似，所以这句话在李家坑也通行。

吴瑞芳还知道了许多过去李家坑人的生活细节。他们一日三餐，吃的“长羹下饭”就靠灶间里的“一鬻两桶”，一鬻，指臭卤鬻；两桶，指雪里蕻咸齑和白菜咸齑两种。当地，还曾长期使用“亮篾片”这一土法照明法，将竹片处理后用来点火。吴瑞芳还兴致勃勃地跟人介绍，李家坑村万世桥南的公路旁边，有两只石捣臼，不是一般揉年糕用的石臼，而是李家坑先人以水为动力制成的水碓舂米工具。林林总总，非田野调查不可得。

如今，书稿即将由宁波出版社付梓，吴瑞芳也终于完成一件心事。而李家坑未完的故事，仍待世人探索。

记者 顾嘉懿 文/摄



李家坑村资料图。吴瑞芳提供